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王蒙论

王春林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王春林 / 著

王蒙论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蒙论 / 王春林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6
(中国当代作家论)

ISBN 978-7-5063-9952-4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蒙 - 作家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0347 号

王蒙论

总 策 划: 吴义勤

主 编: 谢有顺

作 者: 王春林

出版统筹: 李宏伟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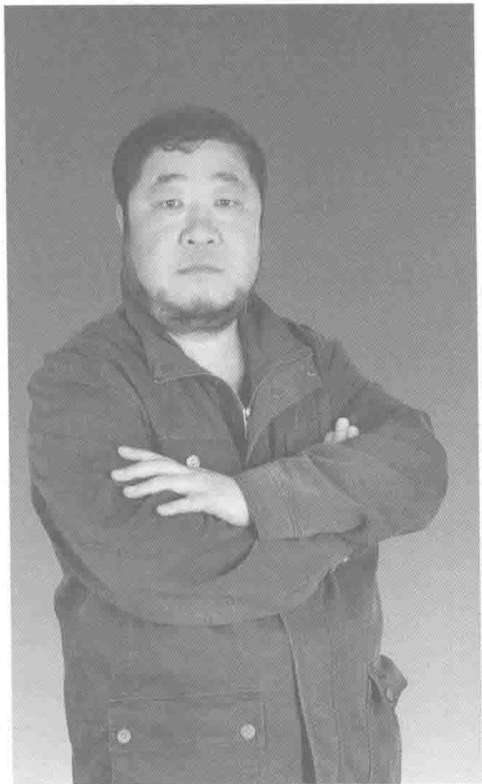
定 价: 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王春林

■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万字。出版有个人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十五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等奖项。

主编说明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

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目录

- 第一章 童年记忆与王蒙的文学发生学 / 1
- 第二章 遭逢意识形态困扰的青春叙事
——以《青春万岁》为中心 / 28
- 第三章 现实批判、浪漫书写与“人性循环”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及其风波 / 55
- 第四章 历史劫难的艺术沉思
——以《布礼》《蝴蝶》《杂色》为中心 / 91
- 第五章 被遮蔽的文学存在
——以系列小说《在伊犁》为中心 / 145
- 第六章 审父意识与文化批判
——以《活动变人形》为中心 / 163
- 第七章 爱情、历史与“五十年代情结”
——以《恋爱的季节》为中心 / 205
- 第八章 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
——以《失态的季节》为中心 / 214
- 第九章 时代风雨与精神的踌躇
——以《踌躇的季节》为中心 / 228
- 第十章 对“文革”与知识分子的双重审视
——以《狂欢的季节》为中心 / 248

第十一章 “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

——以《青狐》为中心 / 262

第十二章 沉郁雄浑的人生“中段”

——以《这边风景》为中心 / 276

第十三章 形式探索的失据与精神犬儒

——以《闷与狂》为中心 / 302

第十四章 王蒙晚年文化心态分析 / 313

第一章 童年记忆与王蒙的文学发生学

作家王蒙，祖籍河北省沧州地区（现沧州市）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1934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京沙滩。南皮是著名的武术之乡，也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历史上出现过的知名的大人物，既有以智慧著称的清代知名文人纪昀纪晓岚，也有晚清时的“四大名臣”之一，赫赫有名的洋务派人物张之洞。因为祖籍南皮的缘故，张之洞曾经号称张南皮。无独有偶，王蒙后来成为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之后，也曾经被一些文友不无友善地戏称为王南皮。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按照曾经担任过王蒙秘书的彭世团的真切记述：“2007年王蒙先生在写他的自传第三卷《九命七羊》时，莫言先生作了一首诗，并写成条幅送给他：‘漫道当今无大师，请看夔刳王南皮。跳出官场鱼入海，笔扫千军如卷席。’落款是‘晚生莫言打油赠王蒙老师’。”^①我们注意到，在《王蒙自传》的第一卷《半生多事》中，王蒙曾经专门提到过张之洞——他这位赫赫有名的老乡，而且，也还专门发表过一番多少带有一点精神共鸣意味的议论：“南皮出过一个大人物是张之洞，他的弟弟张之万也很有名。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张之洞》中，写到张之洞受到的教诲：‘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我为之叫绝称奇。启沃是对上作宣传启蒙。恪守

^① 彭世团：《莫逆之交惺惺相惜——我所亲见的王蒙与莫言两位先生的交往》，《齐鲁晚报》2012年11月8日。

是讲纪律讲秩序。厉行是志在改革，向前看，一往无前。不悖是减少阻力，保持稳定……中国吗？深了去啦。”^①这里，一方面，王蒙固然是为拥有张之洞这样的乡贤而引以为自豪，但在另一方面，他情不自禁的认同性议论中，其实也鲜明地透露出了某种夫子自道的意味，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解读王蒙尤其是晚年王蒙精神世界奥秘的一个切入点。当然，这个是后话。

除了以上两位，沧州当代也出过不少文艺界的名人，对此，王蒙在自传中也有所记述：“蒋子龙（沧县）、柳溪（沧县）、旅马（来西亚）的女作家戴小华（青县），歌唱家李双江（南皮）、朱明瑛（南皮）都是沧州老乡。”^②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此一种群星闪耀的境况，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着人杰地灵那句成语的合理性。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思索的一个问题，恐怕是作家王蒙和他的故乡沧州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或者说王蒙的性格成因中，故乡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对此，王蒙自己也曾经有所思索与揭示：“也是许多年后，我去龙堂的时候，才听乡亲告诉，我家原是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后因家中连续死人，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县城）远离孟村近的潞灌。”正是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引发了王蒙更加深入的思索：“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一个与穆斯林为邻，密切相处。看来都有遗传基因。”^③王蒙所提出的两点，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方才变成现实。一个很显然对应于1980年代的王蒙，那时的王蒙可以说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改革派。这种改革派的基因，可以被上溯到全心全意倡扬洋务运动的张之洞那里去。再一个，则对应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王蒙长达十七年之久的新疆边地岁月。新疆时期王蒙一家人，与众多的穆斯林兄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至今都一直为王蒙所津津乐道。

①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4页。

② 同上。

③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页。

虽然出生在北京，但在王蒙的记忆中，自己在一两岁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回故乡的经历：“我至今有记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初记忆，我的存在应是从此开始，而我的从小的困惑是在这些记忆之前，那个叫作王蒙的‘我’在哪里。而如果此前并无王蒙的自我意识与我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我’的意识——其后甚至有了姓名，煞有介事——又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①如此一种深邃的“我”究竟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存在论疑惑与追问，肯定是成年后尤其是深入接触西方哲学之后的王蒙才能够提得出。但王蒙的早慧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事实。这一点，同样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自传之中：“我在夏日睡午觉，我被两只黑猫吓醒了，两只黑猫的眼睛是亮晶晶的棕红色。有点血腥，有点凶险。我不能断定的是是否我们在老家当真养着这样的猫。”^②“我的记忆是夜间宿在大车店时听到的马匹的吃草声和工人的铡草声，喀嚓，喀嚓，沙拉，沙拉……深夜，沉睡，我被喀嚓声惊醒，我似乎闻到了干草和青草的气息。有一匹大马充斥着我的印象和记忆空间。”^③到了很多年之后，在王蒙一部名为《闷与狂》的充满先锋气息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作家对于童年记忆中此类场景的放大式书写。只不过，相比较而言，王蒙后来的相关书写中，很显然增加了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意味。

王蒙的祖父，名叫王章峰，曾经参加过晚清时著名的公车上书，也曾经组织过提倡妇女解放的“天足会”，用王蒙自己的话来说，“算是康梁为首的改革派”^④。或许与祖父的遗传基因有关，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字少峰，又字曰生），虽然是一位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但他成年后却不仅在北京大学求学，而且还有过留学日

①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版，第 1 页。

② 同上。

③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版，第 2 页。

④ 同上。

本的经历。就这样，一路再穿延到王蒙，每个人具体的成就高低且不论，最起码他们王家称得上是三代文人书香门第。按照王蒙在自传中的叙述，连自己的名字，也都是父亲王锦第的北大哲学系同学何其芳所赐：“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何先生的命名是‘王阿蒙’，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李长之则给我的姐姐命名为‘洒’，出自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洒（萨）》。”^①从先验论的角度来说，王蒙的名字不仅来自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何其芳，而且其具体来历竟然是小仲马的《茶花女》，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命中注定了王蒙的将来一定会从事文学工作。然而，与这一先验论形成鲜明对照的反例，却是他的姐姐王洒。王洒的命名者李长之，同样是知名的文学批评家，而且据以命名的根据也是达·芬奇的画作，但王洒后来的人生道路却绝对与艺术无涉。只不过，有一点疑问需要提出的是，不知道何其芳和王锦第当年在给王蒙起名字的时候，是否了解其实早在元代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一个同样叫作“王蒙”的大画家大艺术家。如此一种宿命的巧合，是否也可以从先验论的角度为王蒙后来的从事文学创作工作提供一种解释呢？

北大毕业后的王锦第远赴东洋，曾经在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求学三年整。回国后任教，在王蒙的记忆中，他最高曾经做到过市立高级商业学校的校长。很可能与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的留学经历有关，留在王蒙记忆中的父亲王锦第，是一位欧美文化的极端推崇者：“他热爱新文化，崇拜欧美，喜欢与外国人结交。惠我最多的一个是反复教育我们不得驼背，只要一发现孩子们略有含胸状，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发宏论，一直牵扯到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未来。一个是提倡洗澡，他提倡每天至少洗一次，最好是洗两次澡……第三则是他对于体育的敬神式的虔诚崇拜，只要一说我游泳

①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7页。

了爬山了跑步了，他快乐地浑身颤动。”^①毫无疑问，王锦第“崇洋媚外”思想的形成，与他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五四时代紧密相关。五四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青少年时期习染五四风气的影响，成年后曾经在北大哲学系求学的王锦第，最终成为欧美文化的强力推崇者，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他还有过在日本留学亲历欧风美雨的直接经历。父亲对王蒙到底形成了怎样的一种深远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据我们的观察，最起码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王蒙也特别看重体育锻炼，他自己更是常年坚持游泳。这一点，显然是父亲言传身教的一种结果。其二，王蒙一贯脚踏实地的经验主义，与父亲的只知道夸夸其谈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我事后想来，他不是一个会处理实务的人。他宁愿清谈，大话，叫作大而无当，树立高而又高的标杆，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更易于被视为神经病。他确是神经质和情绪化的，做事不计后果。他知道他喜欢什么，提倡什么，主张什么，但是他绝对不考虑条件和能力，他瞧不起一切小事情，例如金钱……他最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与罗素，但是他不知道应该给自己买一件什么样的衬衫。如果谈境界，他的境界高耸入云。如果谈实务，他的实务永远一塌糊涂。”二者之间在这一点上所构成的，事实上是一种反向的影响关系。唯其在王蒙的心目中，一直把父亲看作一位只是夸夸其谈的人生失败者，所以，他才会把父亲理解为反面的镜像，并以此为鉴，尽可能让自己避免重复父亲那总是飘在半空中的生活。务必强调的一点是，反向的影响，也同样是一种影响。

如果说父亲王锦第是欧美文化的积极向往者，那么，母亲董敏（本名董玉兰，后改为董毓兰，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时正式命名为董敏）就更多的是传统文化的坚执与恪守者。虽然不像父亲那样拥有大学学历，而且还曾经留学过日本，但相比较来说，在那个

①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8页。

女性普遍被歧视的时代，大学预科毕业，曾经长期担任小学教师的母亲，也算得上是一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女性。与父亲的一切崇尚西方不同，母亲所恪守的则是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习惯：“她不喝牛奶（老年后喝了），不吃奶油，不喝茶，当然，不吸烟也不喝酒，不下馆子。所有上述享受她都认为太浪费，与父亲的习惯完全不同。”“她喜欢听河北梆子，一谈起《大蝴蝶杯》就来情绪。我以为大喊大叫的地方戏曲是一种对她的精神麻醉。”^①一方面是文化取向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更多恐怕却是因为王锦第日常生活中的不靠谱所导致的信任感的严重缺失，在王蒙的童年记忆中，一个牢不可破的记忆场景，就是父母家庭冲突的经常性爆发。家庭本来就经济困难，再加上父亲不负责任，“这样母亲就对父亲极端不满意。她的精神紧张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无法与王锦第相处，不能信任她的丈夫。她同时渐渐发现了父亲的外遇，至少是父亲希望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尤其是在父亲的校长职位被炒以后，我的外祖母董于氏（解放后报户口时起名于静贞）、姨妈董效到来之后。她们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②既然双方都把对方当作假想敌，那家庭内部矛盾的日趋尖锐，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矛盾尖锐激烈时，双方干脆就大打出手，直接上演全武行了。“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特产：脱下裤子……”^③

父母之间的家庭内战，竟然激烈到如此一种地步，你让年幼的王蒙该如何接受呢？“有许多发生在这所住房的场面至今令我毛骨

①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悚然。”^① 怎么个毛骨悚然法，王蒙没有进行具体的描述，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童年生存经验出发，想象一下面对父母激烈冲突乃至大打出手时，王蒙内心世界的那样一种胆战心惊与惴惴不安。如此一种充满痛苦色彩的童年生活，无疑在王蒙的内心世界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依照我的理解，王蒙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作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他这样一种痛苦异常的童年记忆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很多时候，王蒙的这种童年境遇，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曹雪芹和鲁迅。

据可靠的考证资料，曹雪芹出生于一个钟鸣鼎食的富贵人家。他的祖父曹寅，曾经长期担任专门主管江南丝织业的肥缺江宁织造。曹雪芹早年托赖天恩祖德（康熙帝之恩，曹玺、曹寅之德），在昌明隆盛之邦（康熙盛世）、花柳繁华之地（南京）、诗礼簪缨之族（江宁织造府）、温柔富贵之乡（西园）享受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这种过于优渥的生活境况，在有着鲜明自传色彩的《红楼梦》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作品中的贾宝玉，很大程度上乃可以被看作是曹雪芹的自况。但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曹雪芹十多岁的时候，曹家忽然被皇帝抄家。自此，一贯养尊处优的曹雪芹的生活境况便一落千丈，顿时堕入了异常艰难的生活处境之中。从昔日锦衣玉食的贵族公子，到今日潦倒不堪的寻常百姓，其间的反差的确非常之大。虽然并未有直接的史料记载说明曹家被抄家后曹雪芹的具体痛苦情状，但依常理推测，其痛苦程度肯定非常人所能承受。然而，从成长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少年时期所遭遇的这次家庭劫难，对于曹雪芹心智的早熟，肯定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甚至，我们干脆可以做如此一种推测，曹雪芹那样一颗充满诗性的敏感心灵，正是在突遭家庭巨大变故之后，方才真正得以养成的。俗语云，国家不幸诗家幸。沿袭此种事理逻辑，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家庭不幸诗家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倘若一个家庭

① 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版，第 14 页。